

Xiao Shuo Jie Wenku

俞天白 著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大上海漂浮

俞天白

责任编辑：施浩祥 左 泥  
封面设计：袁银昌

## 大 上 海 漂 浮

俞天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374,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8,001—12,000

ISBN7-5321-1234-9/I·947 定价：18.00元

## 内容提要

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之后，又一部以全景式地、“贴身紧逼”式地对当代上海生活进行艺术发掘和描绘的长篇巨著，在作者长篇系列《大上海人》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品借助浦东开发前夕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故事，着力表现原来那种封闭的、坚冰一块的“沉没”局面业已打破，破碎成大小不同的板块，在漂浮着、冲撞着、磨擦着，寻找自己应有的本位。小说以“海都商厦”为主要舞台，辐射到上海的方方面面，有银行家、证券业老板、工厂厂长、跨国公司董事、政府官员、商店经理等等众多鲜活丰满的现代都市人形象和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构成了当代经济中心——上海强烈的流动感，展现了正在更新的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活力和灿烂的几缕曙光；同时，这也是一部需要新思维新观念才能理解和接受的“当代英雄”谱。

## 卷 引

大上海真像海，每时每刻都会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潮涨潮落，并且不由自主地被涌动。瞧，这一会是去旧换新之潮。到处在开挖，时时现新楼。就连玉桂里临街的几家商店，还有那片颇有文物价值的民房都要拆去，建造起二十层的商业大厦了。大厦名字体现着某种历史渊源：海都商厦。虽然被拆的多是石库门，但居民的感情是复杂的。别看是普普通通的服装店、百货店和民房之类，追溯历史，倒是很有点身份的呢。据说，杨月楼伴送文麟夫人第一次来上海，就是落脚于此。那时，它还是一家小旅馆。可杨月楼硬是从这里起步，走进金桂轩，成为疯魔了小姐少奶奶名娼艺伎的红角，并酿出了一场和杨乃武小白菜同样轰动江南、直至京师的桃色大案。其实，杨月楼初到上海，是清同治十一年，公历为1872年，玉桂里石库门房子连同临街这些商号，却建造于1919年，镌刻在过街楼门楣上的字迹可证。但至今没有人去纠正；有人明知附会也不想纠正。反正这些都已成闲话。值得关心的是，原来的商店在将来的商厦内该占哪个部位，有多少面积；而看准这座商厦价值的商界人士，如何接通天地线，挤进这幢大厦里来。至于被动员拆迁的居民，坐立不安的是自己将搬到哪里去，能给多少住房面积，在什么楼面，建筑结构如何等等。

这样的居民不下百家。

这里写的，是挤在为民百货店和利群服装店楼上的，大大小小的六家。

这六户居民，职业不同，姓氏也迥异。多年来却用同一只自来水龙头，共用一只电表计算电费的。得知要拆迁那一阵子，完全沉浸在有人欢乐有人愁的复杂情绪中。负责营建商厦的是区商业局，属于区内调整范围，没有成批的新公房周转，有可能把哪家弄堂小旅店给你几家作居室，也有可能哪家理发店，变作你家庭的栖身之所，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新公房，可是在浦东，地段十分偏僻……一时间数百口市民各显神通，牵涉到各自所属的单位，遍及大半个上海市。愁的是地段变差；忧的是面积离期望太远；气的是自己不如别人；急的是单位无能为力；喜的是终于等到了变……最难说清的则是感情上的。比如楼梯口的常妞娣是临街窗口罩蛄儿子的干妈，这位心灵手巧活泼而又随和的寡居少妇，绝非看中区计量检测所覃所长手里那份权力，只是因为她的利群服装店就在楼下，对这位双职工的儿子照顾得如自己的亲妈；而覃蛄所长对此处依依不舍，则因为他在这儿出生、在这儿成长，左邻右舍不是阿爷、爷叔，就是阿婆阿姨，他的父母和退休钢铁工人梁金根，是数十年来碗来盏去、相处极好的老邻居，而他妻子单位给他换到的新房子，又在浦东杨高路那边……

最为难的，要数紧捱采光井住了数十年的赵福民了。他是拆迁旧居建造“海都”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区商业局属下服务公司旅沐中心店的党支部书记、区劳动模范，他不玩这副担子谁来挑呢？决定动迁开始，他就成了热点中的热点人物。先是赞扬，跷起拇指感谢他到底先想到近邻。一到拆迁却都拿他头颅当海绵挤了，弄得他几星期不敢回家，早已忘记了的邻里口角，突然给发掘出来，搯在口里随时做打击报复不给好安排的证据；本来亲密

无间的老邻几乎成了仇敌。当方案公布的时候，大眼盯小眼的所有眼睛，突然都失去了盯的目标；他所迁之处，是这次房源中地段最差、面积最小、房屋结构最次的，是由一家弄堂小旅馆的厕所间改成的住室！

闹哄哄的日子里，拿两家子合在一起思考的，只有和常妞悌一板之隔的汤廉生。都说这是个除了铜钿之外，很少动真情的角色。据说他和厂长顶牛，被厂方除了名之后，在外面东兜西转，收入比上班族还丰厚。除了赵福民，在居民中，最早得知这里要兴建海都商厦的，就是他。他悄悄地告诉常妞悌后，就守口如瓶。他要充分利用这次变动，让自己变到最能发挥上海人优势的地方去。这要悄悄地摸底，通路子，看准去处，当别人都懵懵然的时候伸下手去。当时，他家主妇死了不到半年，让邻居直觉到他是为找一名理想的阿姨照顾他的孩子而忙碌，暗地里却是探听消息、排列多种方案。那个忙呀，出出进进的，像煞一刻千金。

他之所以对常妞悌特别“照顾”，因为这位婚姻破裂的漂亮少妇活泼、随和、热心，以致常叫他想入非非，无法自制地使他希望同她继续当邻居。尽管她已经有了男朋友，而且是一名大学硕士生，但他无法抗拒这种继续结邻的诱惑。他很想向她透露一点如何抓住机遇，动迁到什么地段最理想的见解，希望获得她的赞赏，然后采取一致行动。可又怕她文化程度高，两个人档次差得太大，惹出笑话。非到自己真正下定决心定下方案不轻易开口。

搬迁期限日见临近，他的选择也最后确定了。他打算回家后就去串她的门，做一次坦率的游说。

岂料，他回家时，她已搬家了！洞开的门扇，灌满了屋子的霉尘味，紧捱他家煤饼炉子那块地方，胡乱地扔着一个少妇才有的那些破烂，正如她平素那种叫他神思恍惚的轻浮举止！

邻居代她来告别,说她是临时决定搬场的,为的趁几位亲友的空闲。从邻居的谈论中才知道,她的姐姐就是上海很有点名气的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常如悌!

他又怨,又恨,又气,既吊他的胃口,又故意做点儿小动作防着他,一如既往那个她!

算了算了,这种女人,让她去!

但过了几天,他还是希望能知道她的去向。他很难忘掉她。无奈拆迁弄得人心乱哄哄的。玉桂里的店家、居民都搬光了,房子也很快拆尽了,都未能如愿。直到这幢海都商厦在旧址上拔地而起,骄傲地俯视黄浦江,直逼南京路的大都会商场,他们才有缘走到一起来,演出一幕幕真真假假、哭哭笑笑、离合合、明明暗暗的活剧。这些活剧,如果使读者诸君联想到生活中的某些人和某些事,那纯属心理现象与生活的巧合,任何对号挂钩之举,均属荒谬无知的表现,小说家是不会予以理会的。乞望见谅。

是为卷之引。

上 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卷 之 一

冬至刚过，不到六点，就满街灯火了。车灯，路灯、霓虹灯；流动的光，静止的光，五彩变幻的光，整个都市成了光的世界，在流动着，在消长着……

她不想挤公共汽车，安步当车回家去，这是她一天里最难将就的时刻，商场里忙碌了一天，骤然间变得空落落了。海都商厦试营业前后，紫巴黎时装商店内部的五光十色，这一刻都会化成一股倦意，沉甸甸地砣在心头，酥倦了四肢，而且没有个消乏的去处和时候……

然而，她不能不回家。明天海都商厦正式开业，店堂里都已布置就绪，送花篮的协作单位也都落实，该张罗的都张罗了，还呆在商场里干什么呢？

这是靠近云南南路一幢新式里弄房子，一长条走廊如一根羊肠，串起了二十多只煤饼炉和附带切菜、搁碗、储藏碗筷和五味调料的小案桌。二楼的第十二室，就是她的家。

除了她家煤球炉上面没有亮灯，下面没有生火，锅里没有冒油烟，整条走廊都笼罩在蒸气、油烟的晕黄的光霭里了。这是令她向往、同时又令她惆怅的家庭气氛啊！

她开门进去，把背包往沙发上一搁，颓然瘫到了床铺上，连外衣也懒得脱……

不知过了多久，她听得有人叩门。这才突然翻身坐起来，脱去外衣，掀亮电灯，拉开门。

当门站在朦胧路灯灯光下的竟是郁逢庆，使她如此慵倦落寞的冤家！

她一时说不清是惊是喜，是怨是恨。五天前，他打电话来约她见面。差不多有半年没有联系了，她多么盼他来，哪怕通一只电话。她忘不了他。可他偏在她试营业刚开始的日子里，要和她立刻相见。她要求过几天再联系，他仿佛生了气似地又断了音讯，叫她本已经平静了的心平添了多少愁绪和怨怼，料不到他这时刻登门入室来。

对他，她无法抗拒。她只觉得不知所措。

“真温暖呀！”他放下皮手套，脱去皮茄克，走到可以直视对面石库门晒台的窗口，将窗帘拉上。

她不敢朝他看。叫她伤心的事，传到耳内的虽然不少，但是直到今天，只要四目相对，她就会失去自制。她下意识地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那头使她骄傲的秀发，随口扔还一句：“要多谢你啦！不都是按照你的心意搬到这里来的吗？你却把这份温暖，留给我一个人享受了！”

他的心抖了一下。不错，拆迁那一阵，他是怀着半个主人的心情给她拿主意的。这一刻，他不愿全部承认下来，说道：“这不是伯母的意思吗？你便于照顾妈妈……”

她冷冷地一笑说：“谢谢你对我母女的照顾。不过，离你家也不远吧？……”

“好了好了，别扭，”他不希望斗嘴，“都是从我俩今后的生活来考虑的。今天我俩对这选择不是都还承担着责任吗？……”

“哦？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好吧，要谈情说爱，请另约时间；要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是的，”他倒有些讷讷了，“我始终想见你……今天，却是有点事情逼我来的……”

不错。依然是那个他。她专心谛听。

“听说，‘紫巴黎’有柜台出租。我有个朋友，想请你帮忙。”

女人的警觉，使她突然多了一个心眼，立刻转过头，正视着他，问道：“你的朋友？啥人？”

这反应使他意外，说：“……当然是个体户……”

“是不是那位女老板？”

“……是的。”

“姓侯，诸侯的侯？”

“……”

“啊？原来你就是为侯澍云找关系来的！真是这样，果真是这样！……”她的嗓眼给无比庞大的气噎住了，“啊，啊，啊……告诉你吧，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了老店，盖起‘海都’，可不是让你们那些烂污货到我眼皮底下调情来的！你……”

他完全怔住了。交往这许多年，还没有看到她如此失控狂怒。虽然早时候戏言，她狂怒时有一种特别媚人的风姿，然而真正来临，却是这般难以消受！他也是满肚子委屈，但不知该怎样来消除并控制这局面，任凭本能挽救：“你听我说……”

“你给我滚！滚！”

“你……”他不想就此离去。

“走！”她猛然跨到了门边，拉开了门扇。

独身女人，尤其是如此出众的女人身上，历来笼罩着一团神秘的云雾，而一位男士从门口被吆喝出来的时分，给那一道二十几只炉子所组成的肠道提供的将是什么，郁逢庆“博士”是不需要动用他多少知识和经验便知道的。

他迅速穿上皮茄克，愤然出门去。

门扇被狠狠地碰上那一瞬间，她伏在梳妆台边，“哇”地哭出了声。

## 卷 之 二

真是这样的，他真是这样的啊……

气恼，怨恨，懊悔，差不多要把她整个儿毁了。

是他促使她离婚的吗？可以这样说。他曾经是“第三者”。偶然相识，只因为他认识业余服装设计训练班的一名教师，她要求他介绍进去学习而有了往来。她是机关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可以交换，但他乐于为她效劳。她的气质、姿色、谈吐，绝对属于他到处寻求而始终未遇的那类女性。五官端庄，恰如其分地长在应该长的部位，眼无秋水，唇不点朱，然而以其最理想的黄金组合，使人赏心悦目以致光艳四射。胸围丰隆了一点，臀位宽了一点，然而她以她的服饰，巧妙地使缺陷变成了魅力。而她的服饰质地之朴素，设计之简约，只有服饰专家才知道这是她自我补救的成果。补救是高级的补救。从不佩戴流行的珠光宝气首饰，在质朴朴中，展现自身的典雅与高贵，还有对天生丽质的自信。

她设非酌酬谢他尽心尽力地相助。他欣然接受邀请。

就在这家小饭店里，几杯酒之后，她向他吐露了身世，仿佛她专为寻找倾诉而来，泪水使他和她一样无法举筷。

原来，她的擅长剪裁、与众不同的衣饰，活泼随和到有些软弱胆怯的性格，竟将她好不容易到手的党票丢了。这岂止一张党票！而是她在人们眼里的人品、能力和种种可以到手的前程被全部剥夺！为什么呢？无非因为天生的性格，因为她姐妹俩了解自己身段的缺陷，用自己一双巧手学会剪裁来自我掩饰，同时又

能省几个钱罢了。

她灰心至极。正是择偶的临界年龄，她不能不低下了骄傲的头，降格答应了同机关的一名追求她已久的科长。理由就是这样简单：他了解她“劝退”的原因。无非整党时，需要由她来帮助机关完成一个百分比指标！科长自然也有叫她认可之处：待人热情、体贴女性，对于柴米油盐、烹调缝纫头头是道，胜似家庭主妇……

然而，一旦成家，她很快发现他在机关里和机关外面完全是两个人。在马路旁看见老人跌倒，他会无动于衷，旁顾而过；公共汽车抛锚，售票员请乘客下来推一推车子，他会留恋屁股底下那个座位，假装睡着了，而且被她戳穿时，他绝对能说出几套雄辩的理由。至于家务，明确地告诉她：这是你的事，我内行，无非是为了掌握家庭开支，当好一家之主。

她成了不折不扣的附属品，发泄性欲的工具！……

郁逢庆的心灵颤抖了。他愿意以自己的初婚来帮她获取失去的种种。于是，再次约会接踵而至。跨越“三八线”，也就在第三次约会时候，在他家一阵热吻加抚摩之后。这时他才向她吐露，除了硕士工程师的微薄工资以外，他一无所有。她全知道。但她不悔。她和不少同龄人议论过婚姻。在上海，老实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不老实。要找一个既老实又有钱的人是很难很难的。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纪录的她，能够选择的是钱还是老实呢？她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后者。他身躯魁伟，眉眼憨厚，又有学位，这些对于她已经足够了。她自信她有能力弥补钱袋空瘪出手羞涩的缺陷，使两人成为最完美的婚姻组合。她很快从机关调到了一家服装公司从事服装设计，然后离婚。这次婚姻唯一的补偿，就是获得了玉桂里的十二个平方米的居室，也是征得他首肯的。正准备共同生活的时候，另一名女性，却意外地闯进了他的

生活……

这名女性就是侯澍云。个体户！

一想到这个姓名，想到果真如此，她的心就绞痛。

可以说，是她给他俩牵的线！

她们服装公司积压了一批时装。积压得很冤枉。几位设计师精心设计了别具一格的男式茄克衫，准备在九省两市的时装设计比赛上夺魁的，在预赛时被几个个体户偷走了式样，一周之后，就风行上海市！原打算在比赛那天上市的一大批茄克，顿成滞销货。经理动员职工尽快推销，抓回一笔早已捉襟见肘的流动资金，并声明，对推销者可发一笔奖金——回扣。要结婚，需要钱。何不搁下正在编译的一本热处理技术书，先赚一点钱？经朋友介绍，他去柳林路找服装摊女老板侯澍云。她也跟随而去了。

侯澍云是个出手很阔、一身披金挂银的女老板，一见面，就将她的需求如数抖落了。

“贵姓？”他问。

“免费。侯。诸侯的侯。”她朝她瞄了一眼，像要同她攀比似的，“如今的文化水平哪，一定要说诸侯的侯，不然就会写成时候的侯，平白无故地把祖宗传给我的大姓改了！格格格……”

他跟着笑：“大名？”

“不敢。小名澍云。”她伸出一个指甲修得尖尖、染得猩红的食指，像小学老师那样比划着，中指和无名指上的戒指一起跟着闪光，“王褒《洞箫赋》中‘扬素波而挥连球兮，声磕磕而澍渊’的‘澍’。我祖父是中国最后一批秀才，父亲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就欢喜给我们子女取这种存心捉弄那些白字先生的名字！”

她心里老大不舒服，故意从精神上压一压她：“我们这位郁逢庆先生，可是博士！”

郁逢庆急忙纠正：“不不。硕士。”

“哦，”侯澍云高兴地笑着说，“都是知识分子！”

或许“都是知识分子”吧，本来乐于“搬砖头”（注）的她，对他们的要求一口应承，全给她包了，转手运到东北去了。既帮她们公司清除积压，也让侯澍云赚了一笔。可没有料到，那以后，他和她逐渐疏远了，于是传来种种流言，不，不是流言，全是真的！全是真的啊！……

她哭着。她希望他趑回来，像以往那样，温柔地搂着她，细声细语却憋兮兮地向她解释，那都是无稽之谈，是街坊邻里小市民的捕风捉影；那都是接受她委托之后，商场上的一般交往，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常姐悌！……她也有多少话语要对他说啊，就是因为你帮了我推销那些积压服装，让公司晓得我的经营能力，要我承包公司的这个“窗口”，而且改名为“紫巴黎”，这可能是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不不，我不想说这些，只希望他趑回来，哪怕趑回来做的是虚假解释，哪怕和我吵一架！

然而，他竟不回来！手套还丢在茶几上，他也不想要了，是他绝不会做假的又一个证明！

多么残酷的事实啊！这比初次听到他同那个侯澍云泡在一只鬘里还要痛苦千百倍！

为明天“紫巴黎”随同海都商厦正式开业忙碌了好几天，原想今晚早点休息的打算，全部破碎了！

她断然站起来，拭干眼泪，重新穿上外套，提起背包。她要去找姐姐倾诉，去向姐姐讨个主意，该怎样对付他。她钦佩姐

---

注 并不从事制造生产，由“皮包工厂”借用国有商店商标，为各地生产制造企业代销产品而牟利的行为，称为“搬砖头”。



姐。姐姐是她精神上的主心骨。姐姐的眉毛眼睛里都是主意，眉心一皱、眼睛一眨，她认为天大的疑难都像棒冰落进开水里了。自幼如此，都说姐姐是一盆火，她是一盆水；姐姐是一块钢，她却是一块橡皮泥。外婆诱捕到一只老鼠，关在笼里不知该怎么办，她看见吓得不敢正眼看，避开一米多远。姐姐来了：“怕什么呢？我来，”她叫外婆把老鼠笼子放到晒台上去，拿了捅煤炉的铁钎，往煤球炉上烧红了，看准了躲在笼子角里簌簌发抖的老鼠，猝不及防地一戳，老鼠吱吱地叫唤几声就死了。只需要那么戳一下子，动作的干净利落，叫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爸妈都是工人，住在浦东，房子小，就让她俩住在外婆家。每逢星期三，爸妈厂休才来外婆家看看。需要买铅笔呀，橡皮呀之类的学习用品，她总要等爸爸妈妈休息时再说。有时候，她放学回家时，爸妈走了，她急得哭。就是舍不得花钱给爸妈打电话，只能等下个星期三。姐姐可不会让这种事难住，她要打电话，爸爸骂她大手大脚，于是她就爬上椅子，在星期三那页日历上用红笔写道：“香橡皮一块，HB铅笔一支”或别的什么，写得很大很大。叫她没法子不佩服姐姐，跟着姐姐转。离婚，她问姐姐。姐姐说：“离！你太善良了！善良是要吃亏的！”要她当时装店经理，她去问姐姐。姐姐说：“当！你有能力。放开来潇洒一回，让那个男人看看！”她都照办了。可她能够照姐姐主意办，就是没办法改变秉性！

这一刻，她想到的，只能是姐姐如怙。

今天，她下班之前，曾经打电话给同一幢大楼的姐姐，想问她们明天早上的开业典礼准备得怎样了，要不要她帮忙。可是姐姐不在办公室里。估计回家了。

就到姐姐家去吧。